

韓國詩話全編校

蔡美花 趙季

五

人民文學出版社

蔡美花 趙季 主編

韓國詩話全編校

鄒志遠 張振亭



人民文學出版社

目錄

東國詩話彙成〔十五—二十二卷〕(洪重寅)	孫德彪校注	三二四五
恕菴評詩文(申靖夏)	張振亭校注	三三九六
左海哀談(佚名)	〔韓〕金真、〔韓〕金智恩校注	三四一九
屯庵詩話(申昉)	張振亭校注	三四二九
翰墨漫戲(姜樸)	劉暢校注	三四三五
西京詩話(金漸)	徐東日、溫兆海校注	三四四〇
梅湖詩文諸家評品(南泰普)	劉暢校注	三五五八
旅庵論詩(申景浚)	劉暢校注	三五六一
楓巖輯話(柳光翼)	禹尙烈校注	三五九六
筆苑散語(成涉)	劉暢校注	三六一一
星湖僊說詩文門(李瀛)	徐東日校注	三六八二
并世才彥錄(李奎象)	〔韓〕許敬震校注	三八六一
楊梅詩話(朴趾源)	羅海燕校注	三九一九

清脾錄(李德懋)		劉暢校注	三九二三
李德懋論詩絕句(李德懋)		趙季校注	四〇四二
樽湖隨錄(趙德潤)		趙丕顯校注	四〇四六
別本東人詩話(趙德潤)		趙季校注	四一三二
二旬錄(具樹勳)		張振亭校注	四二二五

東國詩話彙成「十五—二十二卷」

洪重寅撰

孫德彪校注

東國詩話彙成第十五

本朝

崔慶昌字嘉運，號孤竹，海州人。宣祖朝登第，堂上府使。

崔孤竹平壤次鄭大諫『雨歇長堤草色多』之韻曰：『水岸悠悠楊柳多，小船爭唱采菱歌。紅衣落盡西風冷，日暮芳洲生白波。』許筠云：『殊好，有王少伯、李君虞餘韻。然自是《采蓮曲》，非西京送別詩本意也。』

成斯文某為揚州牧使，畜一娼名梅花，沉惑廢衙。崔慶昌贈詩：『官橋雪霽曉寒多，小吏門前候早衙。莫怪使君常晏出，醉開東閣賞梅花。』蓋用何遜事以譏之。

近來學唐詩者皆稱崔慶昌、李達，姑取善鳴者而錄之。崔慶昌過南哀大隱岩有詩曰：『門前車馬

散如煙，相國繁華未百年。村巷寥寥過寒食，茱萸花發故牆邊。』又如中原有將軍戰死，作挽歌曰：『日沒雲中火照山，單於兵近鹿頭關。將軍自領千人去，夜渡瀘河戰未還。』

尋僧舍入山中，忽失路，口號一絕曰：『危石才教一逕通，白雲猶自秘仙蹤。橋南橋北無人問，落木寒流萬壑同。』其失跡棲遑之恨在於言表，吟之悵然。

芝峰云：李達詩：『風泉響落秋山空，石門月出疎鍾後。道人讀罷黃庭經，夜掃天壇拜北斗。』崔慶昌詩：『午夜瑤壇掃白雲，焚香遙禮玉宸君。月中拜影無人見，琪樹千重鎖殿門。』二作俱佳。

〔一〕重，底本訛作「鍾」，據《鶴山樵談》改。

黃脊號秋浦，字思解，檜原人。宣廟朝登調壯。光海時以戶判株連朴應犀之獄，謫慶津，五年而沒。

天朝陞楊經理為正使〔一〕，沈惟敬為副，仍赴日本。黃公在賊營已閱二歲，又有是行，朝野氣塞。丁酉八月，隨兩天使越海。水路險惡，舟人皆患水疾，僵臥不起。遂作文以誓海神曰：『豺虎叢中，既持二年之節；蛟龍窟上，又乘八月之槎。捐軀是甘，稽首自誓。伏念慎遭時板蕩，許國馳驅。雖險阻艱難，備嘗之矣；然州里蠻貊，可行乎哉？賴有衷志之不渝，可質上蒼而無愧。四千里行程，何敢一毫憚勞；三十年工夫，而宜今日得力。固王率之廣途，抑臣職之當然。直掛風帆，遙指日域。苟可安社利國，死且不辭；如使辱命失身，生亦何補。伏願靈聖，鑒此內誠。幸斯言之不誤，天有知也；倘

一念之或怠，神其殛之。」

〔一〕 黃昏一條據《詩話彙成》補。按此條於《詩話彙成》中位於崔慶昌之後，姜沆之前，故係於此。下所補條均同。

姜沆字太初，號睡隱，晉州人。宣祖朝登第，官至正郎。丁酉被擄於倭，全節而還。

公湖南人，為人聰明強記，為文章下筆滔滔，未嘗起草。其兄死於非罪，祭之以文曰：『黃梁人世，百年草草；青史是非，千載昭昭。』丁酉之亂，全家被虜入日本。因華人之還者上疏，有『遠托異國，昔人所悲』等語，宣朝覽而憐之。

其在日本為文，諭被虜人，謀與同還，辭甚悽惋。有曰：『我罔為臣僕，且念宋微子之微言；死則葬蠻夷，豈忍李少卿之胡鬼？矧故鄉之可念，乃常物之大情。蜀禽催歸，越鳥巢南，羽族乃爾；冰狐首丘，代鳥依北，走獸猶然。況我體仁之人，豈無反本之志？彼咕彼叱，須憶父母之瞻望；某水某丘，盍記童子所釣遊。冷雨殘煙，孰非傷心之邑？鳴雞吠犬，盡作斷腸之聲。宿草先塋，孰薦一盂之麥飯？喬木荒間，已入三年之禾黍。是用依依，焉能鬱鬱！涼秋塞外，不堪吟嘯之成群；暮春江南，遐想雜花之滿樹。嗟我流離瑣尾之屬，孰無哀痛憤惋之心？』云云。

被虜在船中，夜半聞鄰船有女子哭罷而歌，聲似裂玉。自一家之沒，兩眼已枯。此夜衣盡濕，仍占

一絕曰：『何處竹枝詞，三更月白時。鄰船皆下淚，最濕楚臣衣。』

又一日，賊船掠而過，有女子急呼，出而問之，乃公之愛妾也。分載之後，謂已為鬼，至此始知其生。千般哀訴，耳不忍聞。自是夜輒痛哭，竟不食而死。遂賦一絕曰：『滄海茫茫月欲沉，淚和涼露濕羅襟。盈盈一水相思恨，牛女應知此夜心。』

賊魁秀吉死，埋於北郊，其上作黃金殿，銘其門曰：『大明日本，振一世豪。開太平路，海月山高。』公常出遊，以筆塗抹，題其旁曰：『半世經營土一抔，十層金殿謾崔嵬。彈丸亦落他人手，何事青丘捲土來？』倭僧舜首座者，謂公曰：『向見大閤塚殿所書，乃足下筆也，何不自愛？』云云。

先時，全羅左兵虞俊、李曄被虜於清正，送之秀吉。秀吉待之極厚，帳御飲食皆如伊所居，曄盡散錦綺，交結被虜人，買船西出。行至赤間關，追者已至。曄引劍自刺，墮海中。賊鉤出其屍，輾掛街上。曄頗能文，將發船賦一詩曰：『春方東到恨方長，風自西歸意自忙。親失夜筇呼曉月，妻如晝燭哭朝陽。傳承舊院花應落，世守先塋草必荒。盡是三韓侯閼骨，安能異域混牛羊？』公仍步其韻曰：『將軍氣概與天長，何者翻論此去忙。義骨樂沉東海底，清風遙接首山陽。筇頭好受秋霖洗，埋土寧教塞草荒。萬卷書生無面目，兩年窮髮牧羝羊。』

有一倭僧極知禮，贈一絕曰：『初逢賢聖夢耶真，堪惜高人客裡身。見月見花應有恨，扶桑銷盡戰爭塵。』公次曰：『雪髮霜眉創見真，胡雛羌老見前身。清詩洗盡泥中恨，帶劍諸奴隔幾塵。』後得還官直講而卒。權石洲有詩云：『未盡新知樂，居然怨各天。鍾儀雖在晉，王蠋不降燕。節為看羊落，書纔賴雁傳。相思千里夢，迢遞海雲邊。』

申欽字敬叔，號象村，平山人。宣祖朝登第，典文衡，官至領相。配享仁祖廟庭，謚文貞公。

公拜夷齊廟有詩曰：『君臣義廢商周際，兄弟恩壞管蔡時。却笑巢由何事者，一生清潁避堯為。』公有云：『今經世變既多，漸不欲觀前史，所載治日少亂日多，見之只疚懷。』有詩曰：『書到會心惟有《易》，時論上世不言湯。』此余有所存也。

新構小茨在山中深谷，當夏綠蔭四垂，遠浦極目，獨坐終日，唯聞流鶯送聲，口占一絕云：『綠蔭如畫掩庭除，檻外江光漾碧虛。何幸聖恩天海大，謫來猶得返田廬。』又占一律云：『瀟灑茅茨愜淨便，葛巾烏几坐蕭然。銜來燕子晴泥凹，浴罷鸞雛乘浪圓。一壑已專成晚計，餘生已喜保長年。海山兜率俱虛語，即此幽居是地仙。』

芝峯云：申玄翁自少為文章便自成家，人不敢瑕疵。嘗贈余詩曰：『世間萬事竟奚有，四海百

年唯我曹。九鼎何曾異瓦釜，泰山本自同秋毫。新陽暖暖韶〔一〕華嫩，遠客悠悠行色勞。握手出門倍惻悵，茫茫漢水秋波高。』其詩老成典重如此。

〔一〕韶，底本訛作『昭』，據《象村稿》卷十四《送芝峰赴洪州》改。

李廷龜字聖徵，號月沙，石亭之曾孫。宣祖朝登第，典文衡，官至左相，謚文忠。

月沙題淮揚板上詩曰：『天擁重關險，江蟠二嶺長。雲煙護仙窟，日月近扶桑。秋膾銀鱗細，春醪柏葉香。瓜時倘許代，吾不薄淮陽。』乙巳，公按圻節。其七月，關嶺大水，一帶十餘郡，官廨民廬漂沒殆盡。淮陽被災最酷，太守僅以身免。公謂此府在嶺脊，官舍去江岸幾百丈，水雖大必不能淹，置之疑信間。九月，巡到江華，太僕判官李君希干於燧島得一板馳送，乃淮陽板上詩也。驚而問其故，則偶於亂槎中得之云。今府伯張君彥忱將行，求記顛末，遂書此並與詩板而歸之。

李元翼字公勵，號梧里。宣廟名相，歷事仁廟，封完平府院君。壽八十八。

公自少以善夢稱〔二〕。凡有事變，輒形於夢。癸酉十一月初一日夜，夢吟古賦『花落重門，燕巢空堂』之句。黑暗中開眼，分明見落花巢燕，覺後花香猶在。後夜又吟前句，仍成絕句曰：『天上神仙去兩周，人間日月又三秋。落花啼鳥春風老，』此後半睡半覺而成其句曰：『燕入空堂語不休。』公曰：『此我兆也。』古人曰：『既乘化而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甲戌正月果卒。

〔二〕李元翼一條據《詩話彙成》補。

柳根字晦夫，號西垞，又孤山。宣廟朝魁科，湖堂、文衡、禮判，晉原君，文簡公。

漢陰、鼇城自為玉堂南牀時交誼甚篤，二公人相，猶夫布衣。乙巳秋，漢陰為領中樞，客至設酌，問女奴曰：『有蟹醢否？』曰：『已盡。』『有芎茢否？』『亦已盡。』韓西平在座，遂傳播於相知間。鼇城素不為把杯計，嘗自言：『無以辦其具。』後西平歸，關西方伯就鼇城問曰：『台鑒不餓遠行耶？』答曰：『情則固欲敘別，第不欲低頭問尊鹽有無。』余聞之即賦一絕，西平即傳說，鼇城二相公相遇輒與道此事，發一笑。感念舊遊，悲感記之。『一室圖書晚自娛，白頭臨別負提壺。世間尊蟹難常蓄，不欲低頭問有無。』

五峯李相公奉使天朝歸，受賜金而還。構亭於先隴下，名曰『亦恩』。顧天使之來，五為峯遠接使，顧天使易之為『彰賜』。五峯公求詩文于大人先生，辱及於不敏。不敢辭，為賦一律。熊天使曾為不敏作《孤山記》，不敏未及求詩文于大人先生，故落句及之。詩曰：『萬里歸來關小園，南溪一曲繞柴門。皇華闕色名彰賜，雨露餘波實亦恩。祝聖尋常瞻北極，思亭突兀慰東藩。鋪張更有諸公筆，絕勝《孤山記》獨存。』

西垞儋天使，在平壤次韻曰：『故國千年地，清尊半日留。雨暗雲葉散，風高浪花浮。赤壁蘇仙月，青山謝朓樓。江南宛相似，莫作異鄉愁。』天使言『西京風景與江南相似』，故云。

西垞為湖西伯時，有一書生以推奴之簡於其婿昇平，昇平曰：『朝家新禁推奴，吾雖簡囑，必不見施。然有一策，君其如此如此。』其人才傳入見，則西垞以朝家禁令不許。其人曰：『事若如此，何必強請。聞公近作《拱北樓》題詠，蘇仙赤壁今黃壁，庚子南樓是北樓』之句，都下盛傳至矣。』西垞喜甚，出示其作，因私通列邑，亟令施行。其人成事而歸。

西垞嘗謂霽湖曰〔一〕：『吾得一聯：「古壇生碧艸，新月掛黃昏。」可方古人否？』霽湖曰：『杜律云：「映階碧草自春色，隔禁黃鸝空好音。」公之詩意似出於此。』西垞笑曰：『我知君意。』即吟曰：『古壇空碧艸，新月自黃昏。』蓋霽湖實欲改二字，尊不敢顯言，舉杜律諷之。二字之改天然。

〔一〕 柳根五條據《詩話彙成》本補。

李好閔

字孝彥，號五峰，延安人。宣祖朝登第，選湖堂，典文衡，官至延陵府院君。謚文僖。

壬辰，大駕駐龍灣，五峰制教書諭士庶，有曰：『涼秋乍動，邊地早寒。地維已盡，予將何歸？瞻彼長江，亦流於東。思歸一念，如水滔滔。』辭意懇到，聞者莫不流涕。

又於龍灣行在送人詩曰：『干戈誰著老萊衣，萬事人間意漸微。地勢已從蘭子盡，行人不見漢陽歸。宸心錯莫臨江水，廟筭淒涼對夕暉。聞道南兵近來勝，幾時三捷復王畿？』

五峰少時以《自起開籠放白鵬飛篇》詩魁進士，時柳川韓俊謙、李慶伯諸人皆人優等，而每愧居下，各自為高。登第後，五峰、柳川俱選湖堂，賜暇東湖。一日，鄰有科儒數輩，夜詠東詩。兩人約曰：『吾輩《白鵬》之作未辯甲乙，今夜依旗亭聽歌古事，當以彼儒之評決雌雄。』遂潛往竊聽，諸生方詠三詩，忽一人讀至五峰『西風一夕起，霜月沙棠來』，扣扇高唱曰：『奇哉奇哉！生子當如李好閔。』李大窘而走。

梁慶遇字子漸，號舞湖。宣祖朝登第。參童試，嘗為制述官，官至縣令。

《霽湖詩話》云：余與車五山行至龍灣，一日，五山邀余往遊九龍臺。至則層崖矗立，萬仞臨之，可以望中華山川、靺鞨地方。其下泓渟深黑，怒濤洶湧，即九龍淵也。五山命席坐其上，使侍者連粘紙五六幅，進筆硯，將欲以窮我。僕竊料此翁不可與爭多，宜速賦一詩，走避其鋒也。乃書短律一首，先以示之，五山之作已就二十許云。以左手卷紙而韜其詩，側面而見余詩訖，吟呻數三聲，促令僕從整駕，遂馳還其寓。余又隨之，強問其故，五山笑吐實曰：『吾平生所喜用文字即「六龍」兩字，吾詩中既以六龍對九龍，為君所先，神氣忽沮，故罷還耳。』相對一笑。蓋余詩有『山從六龍戴，江到九龍深』之語故云。儼相聞之，為一捧腹。

《惺所詩話》云：盧蘇齋、黃芝川，近代大家，俱工近體，盧之五律，黃之七律，俱千年以來絕調，然大篇不及此，未知其故也。梁慶遇嘗問於余曰：『我國七言古詩孰優？』曰：『未知何如。』歷數朴、

李《蠶頭》：「何如？」曰：「出韓而或悍或穢，非其至也。」問：「訥齋《晉陽兄弟圖》、冲庵《牛島歌》、如何？」曰：「晉陽傑而滯，牛島奇而晦。」然則屬誰？」曰：「魚潛夫《流民歎》、李益之《漫浪舞歌》也。」因曰：「以是觀之，則奇才多出於君輩也。」渠亦大笑。

李睟光字潤卿，號芝峰，全州人。宣祖朝登第，官至吏判、提學，謚文簡。

申玄翁云：公以卿秩，求補出守順天府。有詩曰：「暮年身世宰炎鄉，治郡無能坐嘯長。春燕不來閑院落，晴波欲滿小池塘。紅梅影下文書靜，綠橘陰邊几案香。衙罷閉門人跡少，滿窗啼鳥又斜陽。」又云：「檻外池光染碧苔，一簾微雨欲黃梅。衙居寂寞門常掩，公退尋常印不開。盧橘香邊山鹿睡，石榴花下怪禽來。軒窗盡日清如水，輪與騷翁畫夢回。」韻格清麗，自不可及。

光海辛亥，仁弘上劄誣毀晦。退，館學生上疏伸救。光海震怒，禁錮疏頭，於是諸生皆空館而去。公時知館事，承命至館。有詩曰：「絃歌聲斷讀書齋，向晚東風響古街。微雨一庭芳草合，夕陽無語下空階。」

《華清宮詞》云：「羯鼓聲中夜宴開，玉樓春豔白雲盃。君王醉倚遊仙枕，不夢商岩夢楚臺。」

公赴燕時，與安南國使臣馮克寬有酬唱詩集，其中有一聯曰：「山出異形饒象骨，地蒸靈氣產龍

香。』後被虜儒生趙完璧者，自倭中隨商船往安南，其國人稱誦其詩，而指示曰：『吾國有出象之山，所以佳也。』按：《綱目》注『安南出象處曰象山』云云。

僧惟政號四溟山人。倭奴自壬辰後不敢通和，至癸卯，請信使。人皆憤惋，朝廷恐生釁，倩山人試賊。山人遍求別章於縉紳。公贈之曰：『盛世多名將，奇功獨老師。舟行魯連海，舌駟陸生辭。變詐夷無厭，羈縻事恐危。腰間一長劍，今日愧男兒。』五山見之，閣筆。

公為洪州牧使，其前任則李東岳安訥也。東岳留詩贈公，其尾句曰：『小技却慚非大手，謾教人比鄭蘇時。』蓋嘉靖中，鄭士龍、蘇世讓相代為牧使，故云。公之次曰：『追蹤昔時吾何敢，唯幸交承得共時。』二詩俱載《洪陽錄》中。

芝峰一生攻唐，閑淡溫雅，多有警句，而所乏者氣力。如『風生九塞秋橫劍，雪照三河夜渡兵』，『窓間小雨天難曉，城枕寒江地易秋』等句皆佳。

柳夢寅字應文，號月庵。興陽人。宣祖朝登第，光海時吏曹參判。

於于云，昔年宿松泉精舍，夢覺有聞聲如雨。驚問寺僧曰：『雨耶？』僧曰：『瀑聲也，非雨也。』余遂口占曰：『三月山寒杜宇稀，遊人雲臥靜無機。中宵錯認千林雨，僧道飛泉洒石磯。』後日，

有客來，言鄭松江澈一絕曰：『空山落木聲，錯認為疎雨。呼僧出門看，月掛溪南樹。』上年八月十四夜，洪慶臣遊楓嶽，宿表訓寺，夜將央，同遊琴者朴生曰：『雨矣。』慶臣聞而覺，明月滿窗，視之，天無點雲，只簷外剝木取泉，風吹飛沫作雨聲矣。慶臣笑而口占一絕曰：『崖寺無塵秋氣清，滿窗明月夢初驚。淙淙一壑風泉響，錯認前山夜雨聲。』諺稱『詩人意思一般』，信哉。

於于在光海朝為吏曹參判，仁廟改玉，東西轉徙，不恒其居。戊辰逆獄之起，辭連被逮。初不知其所在，或謂已亡命，旋得於西山。相臣問曰：『汝何為謀逆？』又何以亡命？於于曰：『光海之必亡，婦孺皆知。新主之有盛德，奴隸亦知。豈有棄聖君厚庸主之意哉？且我非亡命，但居西山耳。』又曰：『常做《孀婦詞》以見志。』仍誦曰：『七十老孀婦，端居守空壺。旁人勸之嫁，善男顏如槿。慣誦女史詩，稍知妊姒訓。白首作春容，寧不愧脂粉。』竟論以逆律。

於于寓蓮山家中，僕僮患瘡，戲作四韻律一首傳其背，瘡即愈。其詩曰：『土伯盤困九約身，峨峨雙角柱穹旻。龍脂亂沸千尋鑊，虎戟交撻萬甲神。哆喙吸來塵渤海，張拳打破粉崑崙。可憐水帝孱兒鬼，星驚風馳地外淪。』蓋瘡鬼水神，而土克水，故用《楚辭》『土伯』之語也。其後家中有病瘡者，以其破紙相傳背，無不立效。自是鄰里有是病者，謄書傳試，一邑皆然。

於于嘗赴天朝，特我國有喪，請免宴。呈文禮部，禮部牢却不許。七郎官傳視其文，相顧動色。舌

人立於庭，終朝至日昃不皂白，只巡視三四回。舌人請還其帖，郎官曰：『留之部中。』其鄭年經世呈文禮部，郎官稱善，允其請曰：『此事甚難，為使臣文章之佳，特允其請。』諸郎官極其稱引，相與言：『此文雖佳，不如前來使臣柳某之文，其文高古倍此，而以事不當，雖不准其請。東方信多文章士也。』

於于適永平府萬柳莊，莊即鴻臚丞李浣之別業也。於于題七言律十六韻於粉壁，時日昏秉燭而題，一老秀才來觀嘆曰：『唉！佳作。』韓御史應庚，李浣之妻弟也，與鄰居文士白翰林瑜來觀稱譽，刻板懸之壁。自古中國文士少我邦人，數百年來，沿路數千里無一篇我國詩懸於壁者。懸板自於于始。詩曰：『巾我河車指玉京，諸天無際是三清。朝來失路青霞迴，物外沾衣白露生。怪石當溪蹲老虎，暗鍾殷郭吼長鯨。茅龍展眉紆清澗，遶鶴舒翎抗畫甍。翳日涼陰藏小店，拂天高柳滿平垆。臨風裊裊齊垂線，匝地森森亂擢莖。嫩葉正濃紅女織，新枝初暢葆葵傾。酡顏繫馬尋芳興，玉手攀條惜別情。徑移白氍飄落絮，門張翠幄擲流鶯。凋霜啄木秋聲急，殘綠寒蛸夕吹輕。萬里三遊人不識，天高地迴我何征。神仙縹緲吾身是，山海微茫上界行。繡闥朱門清晝掩，寒林衰草暮鴉鳴。風煙淡淡愁山色，歌曲悠悠送水聲。鶴背明朝參北極，鼇頭歸路杳東瀛。煙波夢斷盧龍塞，鄉客應尋舊姓名。』

鄭經世字景任，號愚伏，晉州人。宣祖朝登第，遷湖堂，典文衡，官至吏曹判書。謚文肅。

公少時嘗赴舉洛中，路過丹陽。夜失途，投山谷間。約行十餘里，路逕漸微，松陰參天，不知所之。忽見燈光隱映於林間，投身進去，則只有數間茅屋，而闐然無人。遂從窗窺，則有一老人明燈看書，神